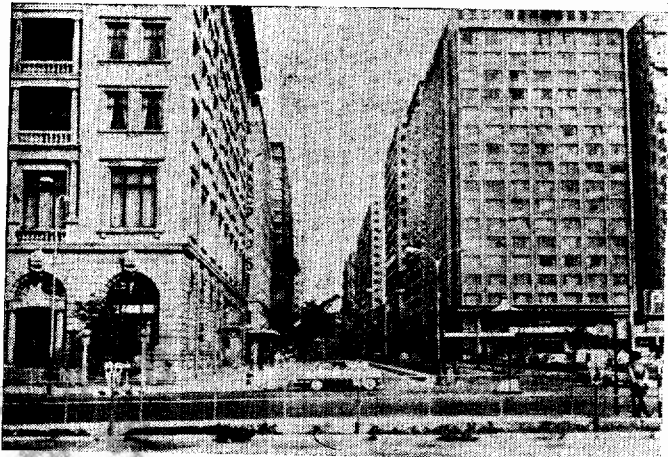


彌敦道抒情

華蓋



↑ 前面的車快點走。而在交叉路口，積架、獲素、喜臨門、奧斯汀、福士、奧普、福特、士刁碧克、新邊、雷諾、康索、蘇地亞、寶麟、閃卡、MG、快意、雪佛蘭，也許還有勞斯萊斯，星羅棋布，互相掙扎着，衝突着，終於大家不能動彈，像一盤待吃的龍鳳。

紅棉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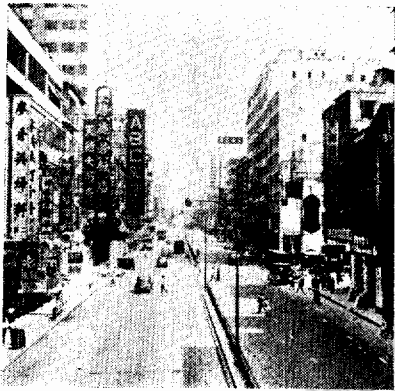
如果我能夠，我要整天躺在彌敦道中間的安島上，去看那些斑駁的大廈，如林的招牌，繽紛的衣飾，去聽汽車的轟鳴，好像古代的隱者臥過彌敦道，總要停下腳步，細細的欣賞一番，好像在我面前正走過一個俏麗的女孩子。

龍和綢

我愛看那些成羣結隊，慢慢駛着的巴士。它們搖搖擺擺地，就像一羣傲慢的鵝，牠們的身太小而腳太小，所以走起來，無法不拖拖沓沓。我地看着它們滑稽的姿勢，忍不住要笑。不過當我長久地注視這個行列後，一種莊嚴的感覺會自然升起，它們高而白，頂紅底，摩肩接踵的樣子，倒有點「冠蓋滿京華」的氣象。

嗎？你可曾注意到交通阻塞時，彌敦道上的奇景，拼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十字架。在這個奇特的國際汽車展覽會上，全世界的汽車設計師拿出聰明、才智、學養、風格，出奇制勝、爭妍鬬艷。而所有民族的氣質、性格、愛好和趣味，不待你慢慢去研究，已經像濃烈的花香一樣撲面而來。你要知道汽車的發展史嗎？不必去翻書，它已經清清楚楚地寫在彌敦道上了。汽車在不斷地輕微地跳動着，很不耐煩地，發出格格格的聲音，一陣焦躁的浪湧在行列中流轉着，洶湧着，最後爆發為喇叭的齊鳴，這是司機們催

促前面的車快點走。而在交叉路口，積架、獲素、喜臨門、奧斯汀、福士、奧普、福特、士刁碧克、新邊、雷諾、康索、蘇地亞、寶麟、閃卡、MG、快意、雪佛蘭，也許還有勞斯萊斯，星羅棋布，互相掙扎着，衝突着，終於大家不能動彈，像一盤待吃的龍鳳。



↑ 段中的道敦彌

人們會嘲笑那一方面呢？是傳播福音的，或是傳播「罪惡」的？但就我看來，彌敦道並不是唱聖詩的地方。所以當我看到黑衣服的神父、白衣的修女、黃衣的和尚、灰衣的尼姑出現街頭，就混身不舒服。我很想走上前去，勸他們回到高山深谷去，回到古寺巨剎的陰暗的神殿去。不過也許這一點不調和，反而增加了彌敦道的魅力，就像西餐甜品中常常加上一兩顆酸梅子那樣。把彌敦道留給那些披著長髮、裸著背脊的女人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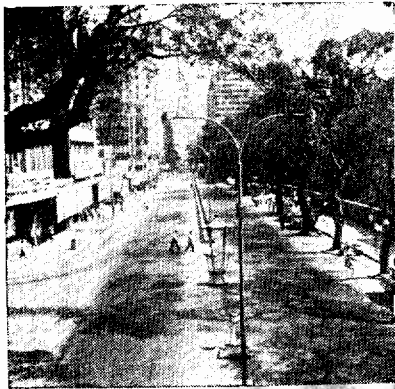
↑ 段末的道敦彌

，留給那些穿著紅色和黑色的衣服而穿著透明和半透明紗裙的女人走罷，留給那些穿著無領無袖衣服，穿著露膝短褲的女人走罷。彌敦道是她們的，也許你在她們旁邊覺得很不好受，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你無法阻止她們的出現。你最好走開一點。不過遠遠地觀察她們，倒是一件賞心樂事。又窄、又短、又薄的衣服，雖然能把有些女人變成維納斯，但把另一些高大的女人變成嫦娥，把矮小的女人變成螳螂。而當她們搖曳生姿、顧盼自豪，對影自憐的時候，我保管你必會心微笑，而慶幸你的一生能有一部份在彌敦道上渡過。

你看那邊一對情侶來了。他們手挽手，對面方，方方的腰和背，頭髮糾結着，耳際磨擦着，也許他們心中的愛情太多，無法在家中、咖啡室中、酒樓茶肆中、公園中、電車中、汽車中傾瀉完，而必須拿到通衢大道上來傾瀉。

砂礫、卵石、抽象畫

在小說「子夜」的開頭，茅盾指出大都會的基調是Light, Heat, Power，這實在也是彌敦道的基調。無論是活動的比薩斜塔——巨型的雙層巴士，無論是沿滾滾的汽車湧流、無論是密蔽天空的招牌森林、無論是妖嬈大膽的女人，那一樣不是眩人眼目，熱力四射？但是彌敦道散發的光，熱和力只有到晚上才達到極峯。你看那無數忽明忽暗的小紅燈和小黃燈，就像烈日下砂礫的閃爍，它們有的是汽車的後燈，在轉向時亮起來，有的是斑馬線兩側的指示燈。那些疊疊的光圈，不是限石在塵埃大氣層，是汽車的頭燈。那些似哨兵地排列的，由彌敦道頭站到底站，尾，眼睛的顏色會變化的，不是封神榜裏的三眼天神，那是十字路口的交通燈。然而有什麼能比得上霓虹燈呢？霓虹燈，你是夜間城市的生命！純紅、橘紅、紫紅、玫瑰紅、粉紅、橙黃、淡黃、深黃、金黃、粉藍、普魯士藍、深綠、碧綠、淺綠、紫、琥珀色、鮭魚色、紫丁香色，由行人的腳下攀登到黝黑的夜空，由看得見的角落到看不見的地方，找到更多還能在什麼地方，找到更多



（上及右）六十年前後的彌敦道。往事依稀，一切似曾相識，正像我們常能從壯年人的眼睛中看到他嬰孩時的眼神那樣。